



大夏书系·成尚荣教育文丛

成尚荣

著

# 儿童立场

儿童研究是教育研究的母题  
儿童立场是教育的基本立场

×

在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照耀下  
儿童立场更具独特的价值光芒



东  
海  
大  
学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儿童立场



大夏书系·成尚荣教育文丛

成尚荣

著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儿童立场 / 成尚荣著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5675-6627-9

I. ①儿 … II. ①成 … III. ①儿童教育—教育研究 IV. ① G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2395 号

大夏书系 · 成尚荣教育文丛

## 儿童立场

著 者 成尚荣  
策划编辑 李永梅 林茶居  
特约编辑 冯 毅  
审读编辑 任媛媛  
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· 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 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  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 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
网 店 http://hdsdcbs.tmall.com

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 × 1000 16 开  
插 页 1  
印 张 17  
字 数 200 千字  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次  
印 数 6 100  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627-9/G · 10465  
定 价 5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# 自序

## 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

曾经犹豫很久，不知丛书的自序究竟说些什么，从哪里说起，怎么说。后来，我想到，丛书是对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小结，而人生好比是个坐标，人生的经历以及小结其实是在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。于是自序就定下了这个题目。

与此同时，我又想到故事总是一节一节的，一段一段的，可以分开读，也可以整体地去读。因此，用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的方式来表达，表达人生的感悟。

### 一 尚可：

#### 对自己发展状态的认知

我的名字是“尚荣”二字。曾记得，原来写的是“上荣”，不知何人、何时，也不知何因改成“尚荣”了。那时，家里人没什么文化，我们又小，改为“尚荣”绝对没有什么文化的考量，但定有些什么不知所云的考虑。

我一直认为“尚荣”这名字很露，不含蓄，也很俗，不喜欢，很不喜欢。不过，现在想想，“尚荣”要比“上荣”好多了，谦逊多了，也好看一点。我对“尚荣”的解读是“尚可”，其含义是，一定要处在“尚可”的认知状态，然后才争取从尚可走向尚荣的理想状态。

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暗示和要求。我认为，人不能喧闹，不能作秀，更不能炫耀（何况还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资本）。但人不能没有精神，不能没有思想，我

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追求的人，做一个精神灿烂的人。正是“尚可”“尚荣”架构起我人生的坐标。尚可，永远使我有种觉醒和警惕，无论有什么进步、成绩，只是“尚可”而已；尚荣，永远有一种想象和追求，无论有什么进展、作为，只不过是“尚荣”而已。这一发展坐标，也许是冥冥之中人生与我的约定以及对我的承诺。我相信名字的积极暗示意义。

## 二 | 走这么久了， 才知道现在才是开始

我是一只起飞很迟的鸟，不敢说“傍晚起飞的猫头鹰”，也不愿说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说起飞很迟，是因为61岁退休后才安下心来，真正地读一点书，写一点小东西，在读书和写作中，生发出一点想法，然后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，出几本书，称作“文丛”。在整理书稿时，突然之间有了一点领悟。

第一点领悟：年龄不是问题，走了那么久，才知道，原来现在才是开始。人生坐标上的那个起点，其实是不确定的，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成为起点；起点也不是固定的某一个，而是一个个起点串联起发展的一条曲线。花甲之年之后，我才开始明晰，又一个起点开始了，真正的起点开始了。这个点，就是退休时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的：我不能太落后。因为退休了，不在岗了，人一般会落后，但不能太落后。不能太落后，就必须把过去的办公桌，换成今天家里的那张书桌，书桌告诉我，走了那么久，坐在书桌前，才正是开始。所以，年龄真的不是问题，起点是自己把握的。

第二点领悟：人生是一首回旋曲，总是要回到童年这一人生根据地去。小时候，我的功课学得不错，作文尤其好。那时，我有一个巴望：巴望老师早点发作文本。因为发作文本之前，总是读一些好作文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；

也常听说，隔壁班的老师也拿我的作文去读。每当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，我会想入非非：总有一天要把作文登在报刊上，尤其是一定要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刊登一篇文章。童年的憧憬和想象是种潜在的力量。一个人童年时代有没有一点想入非非，今后的发展还是不同的。和过去的学生聚会，他们也逐渐退休了，有的也快 70 岁了。每每回忆小学生活，总忆起那时候我读他们的作文。文丛出了，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。童年，那是我人生的根据地；人总是在回旋中建构自己的历史，建构自己的坐标，总得为自己鸣唱一曲。

第三点领悟：人的发展既可以规划又不能规划，最好的发展是让自己“非连续发展”。最近我很关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的“非连续”教育理论。博尔诺夫说，人是可以塑造的，但塑造的观点即连续性教育理论是不完整的，应当作重要调整和修正，而非连续性教育倒是对人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意义。我以为，非连续性教育可以迁移到人的非连续性发展上。所谓非连续性发展，是要淡化目的、淡化规划，是非功利的、非刻意的。我的人生好像用得上非连续发展理论。如果你功利、浮躁、刻意，会让你产生“目的性颤抖”。人的发展应自然一点，“随意”一点，对学生的教育亦应如此，最好能让他们跳出教育的设计，也让名师的发展跳开一点。只有“尚可”，才会在不满足感中再向前跨一点。

### 三 | 坐标上的原点： 追寻和追赶

文丛实质上是我的一次回望，回望自己人生发展的大概图景，回望自己的坐标，在坐标上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回望不是目的，找到那个点才最为重要。我要寻找的是那个坐标上的原点，它是核心，是源泉，是出发点，也是回归点。找到原点，才能架构人生发展的坐标，才会有真故事可讲。

那个点是什么呢？它在哪里呢？

它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。我一直坚信这样的哲学判断：人是意义的创造者，但人也可以是意义的破坏者。我当然要做意义的创造者。问题是何为意义。我认定的意义是人生的价值，既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价值，也是对他人对教育对社会产生的一点影响。而意义有不同的深度，价值也有不同的高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人生没有统一的深度和高度，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和速度，全在自己努力，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努力了，达到自己的高度才重要，把握自己的进度才合适。而所谓的努力，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字：追赶。因为我的起点低，基础薄弱，非“补课”不可，非追赶不可。其实，追赶不仅是态度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意义。

我追赶青春的步伐。路上行走，我常常不自觉地追赶年轻人的脚步，从步幅到步频。开始几分钟，能和年轻人保持一致，慢慢地赶不上了。过了几分钟，我又找年轻人作对象，去追赶他们的脚步，慢慢地，又落后了。追赶上，我不遗憾，因为我的价值在于追求。这样做，只是对自己的要求，是想回到青年时代去，想再做一回年轻人，也是向年轻人学习，是向青春致敬的一种方式。有了青春的步伐，青春的心态，才会有青春的书写。

我追赶童心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引用作家陈祖芬的话：人总是要长大的，但眼睛不能长大；人总是要变老的，但心不能变老。不长大的眼是童眼，不老的心是童心。童心是可以超越年龄的，只要有童心，就会有童年，就会有创造。我自以为自己有颗不老的童心，喜欢和孩子说话，喜欢和年轻人对话，喜欢看绘本，喜欢想象，喜欢天上云彩的千变万化，看到窗前的树叶飘零了，我会有点伤感。追赶童心，让我有时激动不已。

我追赶时代的潮流。我不追求时尚，但是我不反对时尚，而且关注时尚。同时，我更关注时代的潮流，课程的，教学的，教育的，儿童的，教师的；经济的，科技的，社会的，哲学的，文化的。有人请我推荐一本杂志，我毫不犹豫地推荐《新华文摘》，因为它的综合性，让我捕捉到学术发展的前沿信息。每天我

要读好几种报纸，报纸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时代的信息，我会从中触摸时代的走向和潮流。读报并非消遣，而是让其中一则消息触动我的神经。

所有的追赶，都是在寻觅人生的意义。人生坐标，当是意义坐标。意义坐标，让我不要太落后，让我这只迟飞的鸟在夕阳晚霞中飞翔，至于它落在哪个枝头，都无所谓。迟飞，并不意味着飞不高飞不远，只要是有意义的飞翔，都是自己世界中的高度和速度。

## 四 | 大胸怀： 发展的坐标要大些

人生的坐标，其实是发展的格局，坐标要大，就是格局要大。我家住傅厚岗。傅厚岗曾住过几位大家——徐悲鸿、傅抱石、林散之，还有李宗仁。我常在他们的故居前驻足，见故屋，如见故人。徐悲鸿说，一个人不能有傲气，但一定要有傲骨；傅抱石对小女傅益瑶说，不要做文人，做一个有文化的人，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胸襟培养起来。徐悲鸿、傅抱石的话对我启发特别大。我的理解是：大格局来自大胸怀，胸怀大才是真正的大；大格局不外在于他人，而是内在于人的心灵。而胸怀与视野联系在一起。于是，大视野、大胸怀带来大格局，大格局才会带来大一点的智慧，人才能讲一点更有内涵、更有分量的故事。这是我真正的心愿。

大胸怀下的大格局，是由时间与空间架构成的坐标。用博尔诺夫的观点看，空间常常有个方向：垂直方向、水平方向和点。垂直方向引导我们向上，向天空，向光明；水平方向引导我们向前；点则引导我们要有一个立足点。无论是向上，还是向前，还是选择一个立足点，都需要努力，都需要付出。而时间则是人类发展的空间。时间特别引导人应当有明天性。明天性，即未来性，亦即向前性和向上性。所以，实践与空间构筑了人生的坐标，这样的坐标是大坐标。

## 五 | 对未来的慷慨：

### 把一切献给现在

在这样的更大坐标中，需要我们处理好现实与未来的关系。我非常欣赏这样的表述：对未来的慷慨，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现在。其意不难理解：不做好现在哪有什么未来？因此想要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故事，则要从现在开始，只有着力讲好今天的故事，才有明天的故事。有一点，我做得还是比较好的：不虚度每一天，读书、读报、思考、写作成为一天的主要生活内容，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。有老朋友对我的评价是：成尚荣不好玩。意思是，我不会打牌，不会钓鱼，不会喝酒，不喜欢游山玩水。我的确不好玩。但我觉得我还是好玩的。我知道，年纪大了，再不抓紧时间读点书写点什么，真对不起自己，恐怕连“尚可”的水平都达不到。这位老朋友已离世了，我常默默地对他说：请九泉之下，仍继续谅解、宽容我的不好玩吧。真的，好不好玩在于自己的价值认知和追求。

## 六 | 首先做个好人，

### 一个有道德的人

讲述的故事不管有多大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做个好人。做个好人真不容易。我对好人的定义是：心地善良，有社会良知，谦虚，和气，平等对人，与人为善，多站在对方的位置上想想。我的主要表现是：学会“让”。让，不是软弱，而是不必计较，不在小问题上计较，不在个人问题上计较。所谓好人，说到底是做个有道德的人。参与德育课程标准的研讨，参与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审查，参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论证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：道德是照亮人生之路的光源，人生发展坐标首先是道德坐标。我信奉林肯的论述：“能力将你带上峰顶，德行将让你永驻那儿。”我还没登上峰顶，但是道德将成为一种攀登的力量和永驻的力量。我也信奉，智慧首先是道德，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，智慧是就

那些对人类有益的或有害的事采取行动的真实的、伴随着理性的能力状态。我又信奉，所谓的退、让，实质上是进步，一如插秧歌：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我还信奉，有分寸感就不会贪，有意志力就不怕，有责任心就不懒，有自控力就不乱。而分寸感、意志力、责任心、自控力无不与道德有关。

在更大的坐标上讲述故事，是一个反思、梳理、提升的过程，学者称之为“重撰”中的深加工。文丛试图对以往的观点、看法作个梳理，使之条理化、结构化，得以提升与跃迁。如果作一些概括的话，至少有三点体会。其一，心里有个视角，即“心视角”。心视角，用心去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。心视角有多大，坐标就可能有多大；心视角有多高，坐标就可能有多高。于是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，对任何观点、任何现象的分析、认识看高不看低，往深处本质上去看，往立意和价值上去看。看高就是一种升华。其二，脑子里有个思想的轮子。思想让人站立起来，让人动起来、活起来，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。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来自哲学，来自文学，来自经典著作。我当然相信实践出真知，但是实践不与理论相结合，是出不了思想的。思想好比轮子，推着行动走。倘若文章里没有思想，写得再华丽都不是好文章。我常常努力地让思想的轮子转动起来。发展坐标是用思想充实起来、支撑起来的。其三，从这扇门到那扇门，打开一个新的天地。读书时，我常有种想象，并把这种阅读称作“猜想性阅读”。这样的阅读会丰富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，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原有的认知框架。写作则是从这扇门到那扇门，由此及彼，由表及里，由浅及深，是新的门窗的洞开。

## 七 | 把坐标打开：

### 把人、文化，把教育的关注点、研究点标在坐标上

更宽广的视野，更丰富的心视角，必然让坐标向教育、向生活、向世界打

开。打开的坐标才可能是更大的坐标。我对专业的理解，不囿于学科，也不囿于课程，而要在人的问题上，在文化的问题上，在教育改革、发展的一些大问题上有些深度的阐释和建构，这样的专业是大专业。由此，对教师的专业发展我曾提出“第一专业”的命题。对教师专业发展如此，对教育科研工作者也应有这样的理解与要求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文丛从八个方面梳理、表达了我这十多年对有关问题思考、研究的观点：儿童立场、教师发展、道德、课程、教学、语文、教学流派以及核心素养。我心里十分清楚：涉及面多了，研究的专题不聚焦，研究的精力不集中，在深度上、在学术的含量上达不到应有的要求。不过，我又以为，教育科研者视野开阔一点，视点多一点，并不是坏事，倒是让自己在多样性的认知与比较中，对某一个问题发现了不同的侧面，让问题立起来，观察得全面一些，也深入一些。同时，研究风格的多样化，也体现在研究的方向和价值上。

坐标打开，离不开思维方式和打开方式。我很认同“遮诠法”。遮诠法是佛教思维方式。遮，即质疑、否定；诠，即诠释、说明。遮不是目的，诠才是目的；但是没有遮，便没有深度、独特的诠；反过来，诠让遮有了更充足的理由。由遮到诠是思维方式，也是打开、展开的方式。

遮诠法只是我认同并运用的一种方式，我运用得比较多的是“赏诠法”。所谓赏，是肯定、认同、赞赏。我始终认为，质疑、批评、批判，是认识问题的方式，是指导别人的方式，而肯定、认同、赞赏同样是认识问题的方式，同样是指导别人的方式，因为肯定、认同、赞赏，不仅让别人增强自信，而且知道哪些是认识深刻、把握准确、表达清晰的，需要保持，需要将其放大，争取做得更好。对别人的指导应如此，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也应这样。这样的态度是打开的，坐标也是打开的。打开坐标，研究才会有新视野和新格局。

打开，固然可以深入，但真心的深入应是这一句话：“根索水而入土，叶追日而上天。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：向上飞扬，向下沉潜。要向上，还要向下，首

先是“立起身来”。原来，所有的坐标里，都应有个人，这个人是站立起来的。这样的坐标才是更大的坐标。

## 八 | 打开感性之眼， 开启写作之窗

不少人，包括老师，包括杂志编辑，也包括一些专家学者，认为我的写作是有风格的，有人曾开玩笑地说：这是成氏风格。

风格是人的影子，其意是人的个性使然，其意还在风格任人去评说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写作风格究竟是什么，只知道，那些文字是从我的心里流淌出来的，大概真实、自然与诗意，是我的风格。

不管风格不风格，有一点我是认同的，而且也是在努力践行的，那就是相信黑格尔对美的定义：美是用感性表达理念和理性。黑格尔的话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“感悟”，以及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中的“直觉把握”是相同的，相通的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写作首先是打开感性之眼，运用自己的直觉把握。我自觉而又不自觉地坚持了这一点。每次写作，总觉得自己的心灵又敞开了一次，又自由呼吸了一次，似乎是沿着一斜坡向上起飞、飞翔。心灵的自由才是最佳的写作状态，最适宜的写作风格。

当然也有人曾批评我的这一写作风格，认为过于诗意，也“带坏”了一些教师。我没有过多地去想，也没有和别人去辩论。问题出在对“诗意”的理解存在偏差。写作是个性化的创造，不必去过滤别人的议论。我坚持下来了，而且心里很踏实。

## 九 | 讲述故事应当有一个 丰富的工具箱

工具的使用与创造，让人获得了解放，对工具的使用与创造已成为现代人的

核心素养。

讲述故事也需要工具，不只是一种工具，而且要有一个工具箱。我的工具箱里有不少的工具。一是书籍。正如博尔赫斯所说的，书籍是人类创造的伟大工具。书籍这一工具，让我的心灵有了一次又一次腾飞的机会。二是艺术。艺术是哲学的工具。凭借艺术这一工具我走向哲学的阅读和思考。长期以来，我对艺术作品及其表演非常关注。曾记得，读师范时，我有过编写电影作品的欲望，并很冲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有点好笑，又非常欣慰。因为我那电影梦，已转向对哲学、伦理学的关注了。三是课程。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，课程是手段，是工具。课程这一透镜，透析、透射出许多深刻的意蕴。四是教科书。我作为审查委员，对教材进行审查时，不是审查教材本身，而是去发现教材深处的人——教材是不是为人服务的。工具箱，提供了操作的工具，而工具的使用，以及使用中生成的想象，常常帮助我去编织和讲述故事。

## 十 故事让时间人格化，

### 我要继续讲下去

故事可以提供一个可供分享的世界。不过，我的目的，不只在与世界分享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故事让时间人格化，让自己的时间人格化。讲述故事，是对过去的回忆，而回忆时，是在梳理自己的感受，梳理自己人格完善的脉络。相信故事，相信时间，相信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
我会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坐标，在更大的坐标上，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2017年1月15日

## 写在前面

# 儿童立场：情感与思维的沸腾

“写在前面”，写些什么呢？关于儿童立场，我的许多想法都已“写在前面”了，再在“前面”写些什么，已无什可说了。不过，按规定，还是得写些什么吧；再说，心里还是有些要说的。

想起两件事，一直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有时还比较活跃。犹如美学之父鲍姆嘉登讨论“审美训练”时所说的审美情绪，他用了“沸腾”一词，意即“沸腾的审美情绪”，由此再会臻于美学，最终，美才成为一种教养。也许，儿童一直在我的生活中沸腾着，在沸腾的审美生活中，心里才会真正的像儿童。这样，儿童才是鲜活的。

第一件事，一所小学展示省教学改革前瞻性项目，音乐老师上了一堂相当精彩的课。在教师的帮助下，学生主动探究，互相帮助，学会了，快乐起来，可以说，他们的情绪是真正沸腾的，整个学习过程充满着审美体验。课刚结束，主持人希望我和孩子们说几句。当时，孩子们坐在舞台地板上，老师也是。我上台后，征求孩子们的意见，我是坐椅子上，还是坐在地板上呢。孩子们的意见是不同的：请我坐椅子上的，理由是老师应坐椅子，况且，成老师年老了；请我坐地板上的，理由是师生应当平等。都有道理，前者是道德关怀，后者是民主、平等关系的追求，持这两种意见者心中都有自己的伦理道德原则的存在。我当然应坐在地板上，平常倡导老师要蹲下来和孩子上课，何况今天学生已坐在地板上了。

于是伴着音乐快乐、活跃的余温，一场对话开始了……实话实说，年近 80 了，蹲下去，还要站起来，还是吃力的，不方便的。

听说，后来这张照片在网上传得很快，阅读的人很多，点赞的也不少。连儿子都说了一些感动、表扬的话。我心里很平静，因为我认为这很正常，和学生平起平坐，是应该的。这些话，确实是真实的，没有丝毫的虚假。当时，我坐下去了，听课的老师有掌声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他们认为一个老人能这么做，很不容易——我始终认为自己并不老，但那天那个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老了，连做这么正常的事也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了。

但是，后来我想到的却不是以上的这些，而是儿童学习生活中的情绪沸腾问题。情绪不沸腾，怎么能兴致勃勃地学习呢？怎么学会学习呢？想到这些还远远不够，深度的思考应该是：儿童沸腾的情绪从哪里来？原因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：教师的态度，教师的民主意识，教师的尊重、信任、鼓励。沸腾的情绪，当然是情感的沸腾，沸腾的情感改变了认知过程，学习成为暖认知的过程。遗憾的是，当下课堂上，儿童的情感还没真正沸腾起来，所以，课堂教学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，学生学会学习，努力学习，创造性学习，享受学习，还远远没有到位。我记住的是，情感应该是一块磁石。

第二件事，还是在一所小学听课，一堂语文课，一堂数学课。他们追求的是“助力课堂”“助力学习”，课堂上学生思维相当活跃，知识全是在思考、讨论、合作中学会的，连我这个听课者也被“卷入”。语文课上，我对课文中一个字的读音有疑义，情不自禁向任教老师和上课的学生提了出来，无意中我也成了这个班的成员。下了课，依然是我主持和师生的对话。我首先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：我是听课的老师，只能听，不能讲话，但是今天的课上我提问了，参与了讨论，你们认为我这样做对吗？算是破坏了课堂教学规则和秩序吗？学生们一致认为，这不算违规，理由是，大家都应该学习；课堂是开放的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；教师也应像我们小学生一样学会学习，更应是终身学习者……接着对这两堂课作了

评点，句句在理，每条建议都引发教师思考。老师们都说：没有想到，学生们有这么高的水平。用时尚的话来说，就是：厉害啊，孩子！

这一次体会，我聚焦于一点：儿童的思维。所谓课堂教学审美情绪的沸腾，不只是情绪，也不只是情感，还有思维，只有思维真正沸腾了，学习生活才能真正沸腾；从某一个角度说，思维的沸腾，表现为情绪、情感的沸腾。杜威说的对：学习就是要学会思维。他强调的是反省思维，我的理解是思维的挑战性，挑战性思维的实质是思维的深度，是深度的思维沸腾。赫胥黎这位学者用诗一样的句子作了表述：每一次思维的收获肯定会像麦穗一样颗粒饱满。叔本华分析人的视野时这么说，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视野的极限当作世界的界限”，让自己的视野开阔、宏大起来，那就要让思维活跃起来，张开思维想象的翅膀飞翔，那么，世界也就大了。所以，真正的学校是思维的王国；而我想说的是，思维可能是一块擦火石。

以上两件事，让我一次又一次想起儿童。我们一直强调儿童立场，这是正确的、重要的，是永远的追求。问题是，儿童立场不是一句空话，儿童立场也不只是表面的尊重，其深度在于价值。儿童立场是价值的载体，也是价值本身，而其价值还应从情感、思维的价值中去追索。情感要沸腾，思维也要沸腾，情感与思维沸腾了，学习生活便会沸腾起来，于是，美就来到了课堂，来到了儿童的心灵。儿童是美的，儿童立场便是美的，教育便是美的。

## 核心观点

# 儿童研究视角的坚守、调整与发展走向

我一直以为，儿童研究应当是教育研究的母题，教育的一切研究都是以儿童研究为基底的，都要从儿童出发，为了儿童发展而研究儿童。最新的研究，也形成了一个重要观点：“儿童文化研究应位于教育理论研究最前沿。”<sup>[1]</sup>而儿童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是真正建立起儿童立场，其宗旨是站在儿童立场上，推进儿童文化的深度建设，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。

我曾就儿童立场发表过一篇文章：《儿童立场：教育从这儿出发》，阐述了一些问题。随着时代的发展、教育改革的深入以及研究的发掘，儿童立场研究面临着新形势、新问题、新要求，儿童立场研究内涵更加丰富，研究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这是儿童研究面临的新挑战。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挑战。挑战面前，既成的研究结果有的要变，有的不应变也不能变。为此，儿童研究的基本态度应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坚信与坚守，即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、结论的梳理，坚信对核心观点、基本规律的遵从和坚守；二是对已有研究成果、结论进行检讨和反思，作适当调整、补充、修正，有的要进行时代转化，有的还需要转向。这一基本态度实际上是儿童研究的基本立场。儿童研究的基本立场一定会进一步丰富、完善、提升教育的儿童立场；而站在儿童立场上也一定会更加准确把握儿童研究的方向，并进一步开发儿童研究的深度。

---

[1] 安妮李·林德格伦. 儿童文化的本体论实践 [J]. 童年——全球儿童研究杂志, 2016(3).